

## 哭亡夫浴日

李赖瑶芝

(原文刊载战斗月刊第五卷第三/四期合刊 1955年9月30日)

李浴日先生夫人赖瑶芝女士毕业于国立中山大学，原为该校的高材生，婚后，李先生的事业得其助力不少，女士是今日贤妻良母的典型人物，本文是其为本刊纪念浴日先生而写，情词凄惋，几使人不忍卒读，故略忘数语于此。 —编者附志

浴日！你在生的光芒，真有如东海的浴日，我陪伴你十六年，我无时不看见你在工作，在生长，在活跃，在蓬勃。我从没有看见过你怠缓或萎靡；你出入无风雨；你工作无寒暑；你好似隆冬松柏，永远没有枯萎凋零；你好似受惯风浪的舵工，永远支撑一切艰危。在你生之力量的感召下，我也竭尽棉薄，协力耕耘；我们是如何热烈地祈祷着生命之力，开出美丽之花，充实之果！从来就没有过丝毫忧疑！

不幸于八月七日，我永远难忘的一个惨痛日子！东洋的浴日正在升起，熹微的晨光正照在我们的庭园里；你一早步出花园，躺在园里的竹床上，是你在书房里感觉闷热吗？是你出来纳凉吗？是你感到不舒适吗？唉！为何你竟在竹床上昏厥过去？唉！浴日你沉没了！是的：天日在陨落，我的世界在倾覆，我的世界到了末日！啊！这是一种什么暴力把你击毁！是那种恶魔攫去了你！是那些恶魔将这悲恸凄惨的日子降临在我们身上！

浴日：你已受了致命的重创吗？不是吧，我只看见你昏去，也像在入睡。你为什么这样安静？你为什么不与恶魔挣扎，你为什么受了致命的痛创也呼号？你为什么与死神这样轻易便妥协？你为什么不和我作最后那悲惨的诀别？啊！你不是这样容易地便死去的吧！我请了五位医生来救你，可是终于罔效，直到你心房冷却。我祷告神仙降临！不，我祷告一位科学家出现，出现再生的奇迹，恢复你生命之力！可是没有一点灵验，直到我的手足发抖，我的心脏迸裂！

你这样突然死去，我怎能消受！我要照料你，我不能单纯地只管悲哀。我亲自送你到殡仪馆，我陪伴着你，我啜泣浩叹你的死去，我祷告你灵魂的安息，我环绕在你遗体旁边，我亲切地望着你的遗容；因为你没有遗言，我得要再和你细语，我要寻找你给我的答复！但你为什么这样「宁静」，而又这样「沉默」？除了「静默」之外，满脸慈祥闲雅地还挂着轻微的笑意。

由于你这唯一的「静默」，我似有所悟：你是不是告诉我，你虽只活了四十七岁，但你平生的紧张，苦干，一以当十的干法，在在是一种巨大的生命之力的表现，现在已竭尽精力，你要静息？你是不是告诉我：你除了睡眠之外，没有片刻白过，你埋首苦着，廿有余年，文章报国，脑浆已尽，现在你要安息？你是不是告诉我：你的生命并不脆弱，你不是不堪一击地便死去，你著作超过数百万言；你最近又完稿一本「孙子兵法之总检讨」；你又在编辑吴子兵法及王阳明诸书；家里珍藏着的宝贵古兵书，你早打算出版「中国武库」，你还打算更进一步与诸兵学作家倡导建立「中国兵学思想体系」的历史工程，你抱负着这种恢宏志愿已经半生，生活的重荷又是你独力支持，砚田的艰苦，你已深深尝遍，你虽有百折不挠之精神，可是你的负荷已到了最高峰，无法不轰然中断？

浴日！你告诉我吧！你壮志未酬，能不赍恨泉下吗？你平生国家至上，朋友第一，你怎能割舍？你我结合在抗日炮火漫天中，你背负着我们的家庭由东西而南北，你一向把妻子抚育在温暖的家庭里，你现在怎能弃置不顾？……

这一切的不幸，一切的悲愁，一切的哀怨，我实在不能消受，我怆地呼天，我号淘痛哭，我泪涌不尽，……时间已由天亮到天黑？天黑到天亮，但你始终是「静默」着。

你这「静默」为什么有这种坚毅不动的力量？一任我震撼？一任我千呼万号？一任我号淘痛哭？在你这静默的中心，好似有一种更大的力量，使你一睽不视的消受一切！消

受我所不能消受的悲哀，人类所不能消受的愁恨，而你今日却都一一逆来顺受去了！

啊！天亮了，我缱绻在你遗体旁边，就将一昼一夜了；事实告诉我：我不能率住你再停留人间，紧随着死别之后的永诀已经到来了。家奠之后，公祭仪式开始：灵堂高挂着你友好给你的挽歌，韵凄词切；祭奠的时候，你友好的唏嘘叹惜，涕泪沾襟；他们哀痛你的死去，尤其痛惜你长才未尽；你的死，创伤你友人的情怀，实在太深了，你也备极哀荣了。啊！大殓前的最后一面，在一瞬之间便不能挽留的地作了无情的永诀了！

我追随在你灵柩后面，一步更紧一步地跟着，我知道将要作更大的割别；终于我和你悲惨地割别在火葬场里！啊！怎么造物者会去安排这种凄楚的人生！

这时：天地的脸孔为什么这样昏黑？四周都垂下了悲惨的愁云，他是替我奏出哀歌。抑系要将愁云覆致了我！他这种凄惨的安排，他要我孤独地活在人间！我既没有丝毫抗拒的力量。我又不能像你静默地逆来顺受，我将永远饮泣浩叹！即便再见风和日暖，但我的天，永远是愁云惨淡，黑寂无边！我的叹惜，将凝为大气，我的泪点将结为雨露！

当你已经进入火葬场之后？我回顾你生前的友好，都来送别你，和我一样的浩叹悲泣。啊！天长地久，此恨同其绵绵了吧！

我在你朋友照拂之下，我拖儿带女回到我们的家，我一夜未能入寐，我神魂驰骋在你的左右，我虔诚地祷告着上天：凭你生平的轩昂磊落，一定乘着火光乘着热力向上升华，化为天地之灵，金玉之精，卓然不朽于宇宙之间！

十日的早晨九时，我领着十五岁的长子，再到火葬场看你。当你的遗骨取出的时候，我抚骨痛哭，悲痛欲绝！但当技工检点你遗骨到一个精巧的小木箱里，再把白布包裹着，

我又觉得你很圣洁，我拥抱着你，好像我和你还没有远别，我觉得你还不至于放在荒山野岭的土壤中受尽日晒雨打，风凄鹤唳的悲凉！我把你送到你儿子的怀抱里，我们便一起回家，把你安放在灵堂上，恭奉你到了七七，始把你的遗骸奉安在中和乡圆通寺里，唉！浴日，你是得解脱了，我愿你的灵魂永远安息在天国吧！

最难堪的，是庭园依旧，景物全非！四五天来，葛萝爬到玫瑰花树上去了，你心爱的那块葱绿色的草地已经长了杂草，篱菊东歪西倒，一切都像受了狂风暴雨之后杂乱零落！像是在凭吊主人死去的哀愁，又像在伴奏着我凄楚的哭声！这小小的庭园，是我为了你必须得到一点自然美的精神调节，为了你创作文章须得到一种优美的境界，更为了宽舒你的身心和培育你著述的灵感，而一手经营培植出来的。它曾供你纳凉构思，它曾供你散步凝想，但曾几何时，你竟而昏去在花草环绕中，今后这庭园即使是春花秋月，也将永远带着你死去的悲凉！

你的儿女：长子蒙上人生第一次最大的哀痛，次子八岁，他已体验到人生悲戚，两女也会哭泣，最幼的儿子虽还未晓说话，但他会表示，表示着你是昏去在花园的竹床上，又指着你的遗像学着说你每次归家时呼唤他的声音，又摇摇小手表示你惯带回给他的面包没有了！啊！这是曾经一度狂风暴雨吹打后失去凭依的幼苗！他们是颜色苍白，形容憔悴。

你死后幸蒙生前好友，组「治丧会」，事后更进而组「子女教育基金募集委员会」，抚死恤孤，情至义极，你灵魂安息天国去吧！

你半生理首苦干，对兵学尽了最大的贡献，你的等身著作已可藏诸名山，永传不朽，你的精神不死！你对战斗月刊，独力支持，也尽了最大的生命力量的贡献，你灵魂安息天国去吧！

你身后萧条，我想当可获得最大友情的支援，或可出我等于未来困涸中！我今后亦无意于人世，唯有尽心抚养各儿女，待其一成人，以慰你在天之灵。

在这悲苦的日子里，你的五七到来了，我用佛教的仪式礼拜你。我已在你的灵前饮泣哀号了三十五天，这三十五天拖着黑长的影子悲凄地过去，我既哀痛你的死去，我还凝想你的生回：我凝神谛听你那归来时的脚步声，呼妻唤子的愉快声，我追索你生活起居的一切习惯，我更清晰记起你那走笔疾书，埋头写作，屹坐书房的神情。但我已几次向门前祈祷听到你的足音，我又几次痴立在厅堂祈祷听到你的笑语，我又几次向书房寻找你工作着的踪影，可是再不能听到你的声音，再不能看见你的影子：「一别音容两渺茫……魂魄不会来入梦！」此后冰冷的房屋，冰冷的人生，我的悲泣永无穷期了！

回想我们婚后，我便以家为业，以你的事业为事业。我的心目中，我的意念中，就只有你，一切都寄托在你，你又一向真诚而专挚地爱护着我们，庇荫着我们，把我们都放在象牙之塔里，其中虽终日操劳工作着，但没有风霜雨雪，不知世态炎凉，我衷心已感到满足的安慰，现在没了你，教我如何去支撑这未来的艰苦岁月！

你珍惜你的生命，你一切过着合理的生活，你想以生命创造事业，又以史绩来造生命，所以你拼命工作，以至你生活过度繁忙，过度紧张，两者是你今日的致命伤，我只知尽力地协助你工作，但我没有将你拉出工作圈外，让你好好的静养，以致返魂无术，实我丧你生，罪不可恕，行负神明，追悔莫及，每一念至，肝肠俱断，深心痛极！我亦不永年，将随汝于天国去了！死而有知，其几何离？

我一向孕育在父母丈夫爱抚的怀抱里，从未接触过死的事物。现在为你救生、送死、凭棺、抚骨、哭灵，人生最悲惨的最后阶段，三五日间，如狂风暴雨倾盆来袭，我痛苦极了，我已经没有生的力量了，我败倒了！

唉！我这悲哀的感情，像洪水般的泛滥过去了吧！我的眼昏花了，我的泪枯竭了，我的理智来挽救我吧！我看见灵堂上你的幽光，孤儿绕膝，死者不可复生，唯有培育你的小生命以求继起，这是你唯一给我的委托，这也是我唯一的责任，我必得苦心完成，我必得努力支撑！你信任我吧：你在生已经把我训练为一个能操劳惯了的妇女，我现在不能软弱，我必不向苦难低头，我必得坚强立起！你支持我吧：今后持家教子的一段漫长岁月中，就在你的一生一死的感召下，守着你小小的家业和你一样地竭尽生命之力来完成你给我这唯一的育儿使命而已。至于你未竟抱负，尚有兵学界同仁继续努力来发扬光大的；你的遗著，他们也当能协助整理出版。

九月十二日，金门开会追悼你，柯副司令官主祭，将士们都来凭吊你，极为盛大隆重，将士们很多读过你的孙子兵法，很多读过你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更多读过你主编的战斗月刊，他们对你在兵学上的贡献有无限景仰，你的死去，会激起他们更进一步的奋起的！

唉！你遽去我而殁了，你的盛德，你的纯明，仁者不寿，天道其极矣！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或谓修短有数，或谓造化无常，柯副司令官挽你，「著述等身，君尔应无遗憾；兵书救国，吾侪却失典型！」你也可以轻快地安息去吧！言已穷而情不可终，伏祈有知，你的英灵长伴我，你不死的精神支持我！